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  
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  
也豈給事御史為操切激叩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  
諫官之勢尊其默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



武皇帝而始有坐糺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笞鉗為城  
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  
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  
為地為上啟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  
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  
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  
益務為含容輸款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弗疑而久  
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  
亡其繇以為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  
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

天子以為小臣暴橫亡狀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  
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吾仕七載而乃聞之父  
老云以吾所一二見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之  
為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歟曷不  
憫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為 天子言吏部  
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  
謝罪乃驛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詐受選  
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  
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聖  
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為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抑之已艱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閩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沮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窾然不為硜硜矯亢亡以間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為小人謀抑之良中為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為安所望抑之也

贈李于鱗序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齟齬勝已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



鱗所非是寧不側目恠且指詈哉吾歸不能持于鱗  
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鍾鼓未  
有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  
中人膏盲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為  
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  
而恩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  
相易則可不然蓬累而行乎宇宙之間洗洋自恣適  
已並足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  
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弱不習  
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  
二君子卑卑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  
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  
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濶希心好間一趨于鱗不  
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覩其所鼓動而傳響寥  
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不得志  
於今則欲信之後既不得志於今庸冀後哉則又欲  
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柰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復游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  
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君子  
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



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士於文當根  
極道理亡所蹈柰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  
不答於乎古之為辭者理苞塞不喻段之辭今之為  
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  
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  
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  
哉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  
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  
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也冒其名不曙所繇苦而  
要之理亦寃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

易事自喜且不稱為守今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  
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織侈其民人羯  
羸與物主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  
人間白首奚哲也而班氏稍能密於文叙循吏所以  
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  
君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  
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  
事亡二也子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  
于鱗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吾且甘之矣

送高戶部之滇臬序



日予行部薊薊故邊虜要鎮也而趙君治兵高君業  
治餉是時高君遷滇泉未發則簿案蝟集矣而二君  
者數擊鮮要余于崆峒之野歌呼竟暮乃返更西抵  
盤山眺絕頂窮幽閔恠石伏泉蒼蔚之木忻邁而出  
又趙君所不能從者於乎此寧無難餉哉乃趙君亟  
為予言不佞亡所諛高君更僕而數其異政未竟也  
始君釋褐禮令禮亦邊邑也君披草萊而創治亡見  
難者俄入司農郎推吳關吳號沃饒中土君去不三  
日而島寇暴起覆我師乘勝來劫剽高君亡半鏃尺  
障之備而徐以計緩賊悉遷其重去賊睥睨徒手返

耳吳民移舟而北者可數百千君令無譏征也或曰  
是不憂度支章哉君謂即罪吾當之吾終不忍以  
天子一日養而易數百千命半日賊至矣其不魚肉  
幾希活高君者至今加額而祝有後也則吳竟何以  
異邊君又何難焉君之來為薊也赤白之羽旦夜相  
屬庾無見糧將士探甲待炊何限也君鈎斷陳弊按  
伏匿得要害之政不必事事毛舉而奸吏重足立亡  
所乾沒商當上芻者畏之若嚴霜而就之若冬日也  
所乳哺將士各得意去止謹矣則薊又何難君焉抑  
又聞之高君虜叩古北也大帥不介馬而馳益發車



騎旁午使矚郎何狀高君方蒲博飲自如也帥謂郎  
不親行餉安給高君益飲自如曰餉須郎行而給耶  
晚矣指屈軍行某道某城伏食不爽也以故君不見  
跡更盤錯顛沛之地而有餘趙君雄才人也其不得  
以氣加高君而為之稱如此今滇雖越在兩南萬里  
外然獨稱佚焉吳薊故君所理也而被兵 天子數  
拊髀思鉅鹿之戰一旦有以高君之功言者必召君  
亡疑矣

送少司馬吳公入為少司徒序

嘗目庚戌秋事矣虜叩漁陽以西燒三輔也吏士鳥  
獸竄股栗自殘即亡敢鏃北嚮焉豈盡吏士罪哉當  
事者輕挑屬國夷而毆使北引弓之民合為昆季倒  
授虜以太阿矣又泄泄然自如也 天子不勝怒且  
恐刷夷其舊而南野吳公乃始由臬超為中丞來代  
公單車馳之漁陽漁陽新中兵餘民雜逝者而栖耕  
地白如甌脫付虜共之裂中裙剡木末為兵革謳吟  
痍傷亡一日之固人謂吳公即愈緩奚藥耶且未也  
而 上所使大將軍躡虜因佐虜剽賊恫喝張簸志  
洗縣官橐而空之吳公從容不動色日夜務起其傷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一  
困者而節畱其力稍間則以其羸蒐卒乘繕堞完蓋  
五里一置又多簡賢守令埽荆棘改衽席矣而是時  
諸中丞北憂虜南憂大將軍私自詛得以身謝幸甚  
而吳公愈益治兵自如然竟不能有所中公公又悉  
召諸屬國夷湯沐勞酒食好謂毋忘

先文皇帝大恩人人思自利解讐請質則奪虜之耳  
目而肝膽我以故凡六歲虜四入輒鉤得要害逐敗  
之彼亡所尺寸利躑躅塞上矣而公用勞即軍中拜  
少司馬俄加秩服一等如尚書久之公遂入為少司  
徒當上漁陽吏人及三輔怒若人父母狂走謂還我

吳公然一追念其秋時被甲植立卧起霜霰旦暮隣  
死馬而不得飽間者入吳公手公馳急請度支粟金  
錢來活我今又入為度支其更私我則似又欲公之  
去而度支也雖然公亦唯其所繇入乎夫島寇踵告  
變矣江南粟金錢地也而寇蹂躪之壯不得老少不  
得壯農手耒耜女坐機杼而待命拾道之使衣冠相  
望髓竭脈竭異時笑貂車緡錢推鹽笑諸買文武功  
爵試補吏先除減直就級牢搜之技下逮槁壤窮矣  
而餉不止度支何以出入也則吳公當遂計天下寧  
漁陽哉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日相與賡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 璽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鱗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黃鳥蕪葭諸篇抑何其深文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承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頷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栢梁以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闡闡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



央馭娑井幹之瓦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  
餘年來二華遠躡終南太乙高蟠而挿天欲澧吐瀉  
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  
然吾聞 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辭  
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蓋庶幾曩古馬父  
老言故相揚文襄公寔為之師倡之獻吉諸君子時  
時慕稱揚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  
之遺尚不得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則可即諸君  
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雖然千  
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揚公一小振之亦難能  
哉于鱗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  
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閔不出而兩河之濱歧  
響而思奮者比比 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  
有所不足益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  
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  
堦如筮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于  
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  
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為于鱗功矣

送山東按察使朱公遷山西右轄序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於盖公者可幾也夫以齊



之刊夸任俠承嬴秦之亂諸疆田宗耽耽視矣而蓋公者以無擾之一語而偃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謚如也則豈唯齊是賴於乎謂收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傳詣軍及為民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柰何與鄼侯並也然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鄼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於鄼侯而收其逸高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贛之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

也張釋之賢人豈忌庸於嗇夫者彼之所以推進絳侯東陽蓋陰折晁錯之斤斧於來主也郅甯張趙之流雖其人天性猾賊荆枳其腹大槩有所窺見緣飾小材以覬一切之好而任事者見其毛舉鷙擊工小治辦固欣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於前者必有所大不快於後即如人行求長生一旦有所襲逆或氣結轡而違軌遽厭其緩而求金石瞑眩剗炙排盪以去目前之疾疾去而所存者幾何世儒僅識其形以創立鼎變為難而忽於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勝其銳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曙於為之為



而未曙於不為之為也余少鮮所更然雅已持其說而竊從父老間語 憲孝時事未嘗不惛惛廢晷也踈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而其治恒悠然而有餘蓋是時薦紳大夫以歲計而今以日計惛惛焉竭澤而漁更沾沾自喜薄其故舊不我若而其脈已消耗矣居恒思度幾一二平陽者既有事於青則又從諸君子識今按察朱公真其人哉公不為城府以接余也恂恂乎似不能言者余言而退慚其支也動而退慚其躁也公初守漢中久之乃奉 璽書備兵使者遷叅政後先治秦秦故大都會也其民羯羗不均然徃徃稱公平公不見跡而理來按察齊齊固平陽所治又大都會也則豈無驅奴虜射利如刁如濟南隲氏豪者公持不擾之說御之而遠近逆帖內愧易跡俟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民以春雨而吏以霜雪也則公所得於蓋公者深矣公今又遷行省事於晉晉又大都會也然其人淳而思有古陶唐氏之遺焉其又何難公哉公行且相天下矣其為我終始蓋公之說毋令後進有以郅窳張趙窺者

贈兵憲太原王公遷陝省叅政序

徃太宰當考課吏而蘇郡守太原王公以治行為天



下第一已遂遷按察使者奉 璽書督常鎮二郡居

亡何併常鎮入蘇松為一使公復兼治焉而會歲大

侵都庾無半菽儲司農使者冠蓋旁午民益困送祛

為盜桴鼓數起時吏士新中倭無鬪氣故帑束約兒

視金鼓弱弓枉矢蘆薈之刃不知所操握即海汛以

非時至白羽交錯固人人自危矣公乃精簡諸郡邑

良家子材官日勒步騎射而使使走閩從戚將軍受

陣法戚將軍於法嚴其部曲居恒凜然若被霜雪卒

使之有將無敵云而公稍以意裁益其間務為簡易

不苛又時時捐湯沐勞慰之故其始屈於恩而就法

既而益便習于教法樂而恩知畏公乃日操切諸賊

曹掾人自耳目使微知盜魁次第就捕江以南大治

始戈船下瀨之師戍海者其帥多挂虛籍以名廩食

縣官緩急小不酬則蜂聚而起恐喝相扇執縛司餉

者以為恒公與周中丞謀嚴覈之第不令後時給而

已竟公任無敢小譁及反脣者兵日以益而食日以

減公禠身肅執於法鮮所操舍中外上下洞徹若鏡

胥猾惴惴戴三尺而辨以故市井之民不復畏吏草

莽之民不畏盜蓋自癸丑島事起十年而民始知有

生樂俄公超為陝西行省叅政以去州之大夫士耆

...



老相踵而顧余曰公棄我去大惠陝矣是安所得公  
哉且公少年何能善于官若是予謝不敏則竊嘗聞  
之公夫錢穀甲兵刑名皆世之君子早暮孜孜疊以為  
事者然徃徃外理而求之夫外理而求事則日膠膠  
乎擾擾乎其心為是三者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  
而求理則于是三者不能不生厭薄之念而中竟累  
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  
其妙吾虛其心澄其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  
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跡為道與道兩忘則是三  
者寧獨無難公而已哉然公別予意不自憚曰凡吾  
所為小辨治耳所以移俗銷亂之本固有待也吾一  
困於逢迎再困於移牘三困於婁遷而竟不逮何以  
辱大夫士者老子謂誠有之漢宣時龔黃二三君子  
一經生耳潁川渤海之治抑何章章著盛也公官今  
雖重于守得自辟令屬死生之乎得一切破文法便  
宜從事乎六察大小使得不以苛禮相責乎朝施而  
夕徑得下乎得自驛置白事乎雖然予見公歲十九  
于道路而臺事十不一廢也公身所及者化馬身所  
不及指使而機應文法以蝟集而公以窾解卒之獲  
上信下應世之法徧而中不染公于理事融矣假令



一當生地節五鳳時即彬彬稱禮樂君子焉胡潁川  
渤海為也於是諸大夫士耆老屬余次其言為公贈  
公行矣當道太原余往者竊一窺公魏郡之政而為  
其尊父水亭先生壽先生良健無恙公持予前後言  
質之先生試以王生為何如人也

奉送按察副使耿公遷治上谷序

乙丑春三月按察副使耿公由吳改晉臬治塞外兵  
始遼左以大侵告至比戶相食人且盡矣而耿公由  
兵部郎僉臬事徃曲為法乳哺之即大吏不得獨有  
半菽剖而與遼民共旦夕之命公間則提衡其將士

而勉之曰丈夫等死死義耳毋死叛也以故其將士  
廷至不能勝甲冑然徃徃有壯色時謂耿公力居多  
云而會中土有操凖戍謀者勢熾張甚且恃中有與  
援數陰喝明使毋得伸三尺誰何之耿公又用叅議  
徃至則多布耳目更以刺得其陰事凡若干狀史御  
史顏合笑上疏按狀覈其人坐廢徙削籍蓋中土家  
像顏耿以朝夕祀不爽也於是有司第耿公功當遷  
而又會吳關兵使者耿公遷又奉 璽書來治吳四  
郡兵屬兵久且弛武吏內恬嬉貌支吾其上盜魁奪  
吏權而事事桴鼓晝起城市中莫敢問耿公奮曰逐



麋之犬寧顧兔耶吾且先其魁復與御史温合筴窮  
按逮魁獄之餘黨鉤累就法無遺吳大治而又會上  
谷關兵使者有司念以上谷視吳重乃耿公又遷上  
谷兵使者業治裝都御史御史私熟計曰耿公誠才  
縣官誠急才柰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頓途道也遼  
左重則走耿遼左中土重則走耿中土吳重則走耿  
吳上谷重則走耿上谷假令事卒蝟起是安能四得  
耿而應之且海將汎矣其為吳請耿公耿公固謝曰  
不可吾為人臣子安所避難為春有汎吾姑毋即行  
以畢春而行猶及秋也吾以春障吳而以秋障上谷  
亡害耳居無何倭果大至數餘皇軍於沙耿公檄戈  
船郭將軍田將軍分道角襲其左右而身出駐海節  
度之遂大破賊所俘殺殆盡耿公上事幕府訖度無  
後寇始請行曰不穀敢一飯忘上谷哉耿公所治吳  
其所坐而鎮者曰吳之太倉於是太倉之大夫士耆  
老出祖公司馬王子舉爵曰以鄙邑之無良不足長  
有君子也公幸無忘吳終撫之為之賦鴻鴈耿公憮  
然曰不穀志也有君命在非所度也臬曹子賦出車  
之三章耿公曰請率吾子之誨勉之以無辱師臬徐  
子賦無衣耿公起謝曰子余兄也守周子賦彤弓耿



公曰日沙之後諸將士之力也不穀其敢奸之比曹  
曹子賦北山耿公曰吾子之憫不穀深矣不穀寔致  
身焉史王子乃賦小明之卒章士王子賦申伯曰公  
之先則有中丞治常平漢度是盈營平鑰北門好時  
定東方美陽蕩北胡定公掃金微伯宗固車師煌煌  
丹石若若青紫帶礪之榮東京終始耿公其亦奄有  
舊封乎而廓大焉公曰侈矣子之言不穀之擇邊也  
儲胥吾吏民而衽席之請辭功於是世貞兄弟聞而  
歎曰諸君子之善頌祝也其各有志乎耿公之善答  
也其任事純也其居績抑也其慮難仁也君子哉遂  
序以為公別

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廊序

歲乙丑之春吏部臣言吳四郡治兵使者耿公習北  
事宜調去為上谷治兵使者已復言東昌守河中馮  
公故為常熟令賢習南事又理大郡稱良二千石最  
宜遷遷為吳四郡治兵使者歲之嘉平月吏部臣復  
言延廊關治兵使者馮公於西事尤習宜調前後俱  
報可始馮公奉 璽書來按吳吳中人雅已知公常  
熟時政則人大喜加額言上念我予我馮公所以  
恩澤吳民甚厚馮公亦欣然思取故所郊翼之餘與



波及者而衽席之其他規調兵食築城堡剗賦役盈庭之造大事斧斷小事理解雖山川草木若有熟於馮公之貌而色飛者乃一旦奪之即盧扁操藥石使吳人瘠而秦人肥於吳奚賴焉吳士大夫父老謀欲尼馮公行不可得則相率詣王子謂輦上君子忽不念重地而輕來往我公一旦島堅乘矯汎哉豈之編霄抵步而晨度劉人於郡郭之外疇為折衝哉且業已稱耿公習北事則胡不前北耿公以馮公習西事則胡不前西馮公又以馮公嘗令常熟習南事則胡不終惠我馮公一歲間更汗渙之號徒令賢者匍匐

道路為也夫西周不過數大郡地耳以張仲山甫為之內則東帥申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鼎分諸賢而三應之今幸稱全天下故不至乏才柰何齷齪南事急則馮公南西事急則馮公西卒不幸南與西俱急安所取兩馮公哉王子無以應徐而曰諸君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力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飲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刺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虛禮而不竟其才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



治徵也人主之所注嚮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馮公意乎內意誠重西在宋慶曆則有若范文正公明成化則有若俞肅敏公正德則有若楊文襄公今則有若王恭襄公及大司馬楊公皆由西帥入政府握樞要楊公公鄉人也能無意公為其後哉雖然亦偶重西耳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又安知公不以中丞之節終惠吳也士大夫老意得去乃徵叙余言以為馮公別當別公則耿公亦已超為中

丞撫三輔矣

送少宰汶上吳公遷南大宗伯序代太宰公

夫賢者利益人國豈不章章著明哉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人主之所以曲盡賢者之用而賢者之所以得盡其益其大者不過秉握藻鑑雍容儀表之地而已藻鑑之地其為益若甚切然日惔惔焉役吾之所是非以求合世之賢不肖吾識時有盡而物情恒無盡其為用則甚勞雍容儀表之地其為益差緩然吾恒據其樞而天下之賢者思益精白其行以求合吾之是其不肖者不敢不祓濯其故以求避吾



之非其為用則甚逸其勞逸雖不同其為利益人國一也雖然吾欲用其勞於藻鑑之地可一日而勉畢其技吾欲用其逸於儀表之地而使天下之士默回行而嚮道此非可以日計月積也昔在漢武帝時舉國家之大柄悉付之公孫丞相張大夫而汲長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位耳及淮南事起海內幾為之震動而其所逡巡畏縮而不敢發者乃不在丞相大夫而在長孺何也唐楊文貞之始為秩宗為太常也一丞郎耳爰立之命下而嚴貴如汾陽橫怙如黎尹為之貶損而恐後又何也此則地緩而人重養深而得逸之驗也吾持是說以求今之人而得吾汶上吳公者始吳公為都御史撫真定皦然持三尺提衡吏民貪墨望風而解綬去者不可勝計持論抗當道少所牴牾即飄然自免漁樵於山澤者十餘年海內之士思一望見顏色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屬

先皇帝有所更始謀之鼎鉉悉召用諸耆碩吳公始幡然起佐御史臺遷為吏部右侍郎是時江山毛公為左侍郎

先帝不以余愚無似使待罪二公之間相與旦夕講求所以無負藻鑑者二公亦不以愚無似而惠教之



驩然得也乃隆慶之春正月毛公遷南京吏部尚書  
又三月吳公復以資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去尚書  
八坐大臣固稱尊重於故而禮部則於職稍以簡由  
北而之南則又稍以遠不唯余之愚無似以不能事  
公旦夕為恨而朝之大夫士意若輕去公於藻鑑之  
地而緩收其益者嗚呼亦復有以儀表之說為天下  
賀有吳公者乎夫南都主上所倚腹心地也其賢  
薦紳先生居恒傳節義譏說月旦乃吳公至欣欣矣  
諸叅佐而下貲郎入者得無猶守苞苴錢通為乾沒  
乎纓弁甲里之裔得無稱平陽籍陰鄧漸臺其居游  
龍其輿馬乎旁郡邑卓矚之豪得無猶尚鳴琴粘履  
黃金為游說乎彼其軒軒自若以縣官遠卒無能難  
我不佞竊有望於吳公之為長孺文貞也夫霜霰發  
而瘴祲消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其利益國家豈淺淺  
哉詩不云乎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公委蛇而過毛公  
其以不佞之說進不佞則姑為公居其勞者相與交  
勉之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七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九首

贈侍御洛陽董公還朝序

今天下稱雄重者獨御史而御史出獨按部曰代巡明代天子巡也夫御史威命靈爽若造物然其微耿通於人主之志固甚近而其所操攝下入於閭部則亦甚細然則所與天子共治理天下者非御史其誰哉御史所按部自司隸至荒服凡十七而又獨



三吳為最重三吳之地延袤不能當天下一  
而其獄訟期會簿吏獨十之二戶口十之三至賦稅  
乃幾十之七三吳之錢穀日夜委輸於大司農水衡  
猶之尾閭之受百川納而不復吐也縣官所以寄國  
家之脉者獨三吳其所與決脈治疾者獨御史然以  
不佞耳目睹記循理稱善職抑何微鮮也御史業自  
以柱後惠文選爪牙吏擊搏大猾重足而立言有威  
矣其至若伏鷲去若脫絀其大猾不待反旆而忘其  
威他御史則不然曰吾庶幾以德柔之乎於是務削  
其觚稜日夜謀所以中民之欲者其民亦相與謳謔  
從吏之上以其欲中下下亦以其欲中上以沾沾一  
時而已即不待反旆而忘其德夫御史之威與德殆  
無所不伸而不能伸於其下之易忘而後御史之用  
始困

先皇帝之季歲洛陽董公來按吾吳董公為名御史  
久當理臺事臺之長雅以吳重推董公董公至未幾  
而會

今皇帝即大位公奉璽書讀之歎曰天子創革大  
政立綱紀布德惠即詩書所稱唐虞曷加焉顧三吳  
腹心地所予租何厓厓也夫天子之澤不能不稍為



國用詘而黔首不被澤則大有繇今富民田至連阡  
踰畛而匿其贏貴勢家相依倚勢利為其業中豪瓜  
分其田以小其役其小黠附庸其田以減其供即國  
家有大徭賦固取辦於畸窮之馴民以次漁竭焉非  
天子所以嘉惠元元意也於是選能吏分道搜匿伏  
田諸以奸合者分之以奸分者合之所得田可百萬  
計自諸伏田咸出受徭役小民業稍稍蘇矣前是言  
當興吳水利者難其費莫肯應公復慨然曰水利不  
時興無所受蓄洩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能歲賜若  
租乎於是與今中丞林公台笑推臺餘錘募民當受

水者濬治諸要害河次第就闢而民不罷凡董公所  
為計深遠類若此公不為煩苛條教責小治辦當百  
城吏屬公者亦不以莊聲沮色奔走趣公之外而內  
奮其精神檢策其行以求合于公公所按城邑小民  
晏然若不知及公去而大猾猶卧不帖席曰公固未  
去也公于威德不見跡其吏民不輕知而能不忘此  
豈可易易言哉今天雷電之於人至明哲也一不當  
而謚之曰霆霹霖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霍威  
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之一小民之口吾故曰若  
董公未易易言也不佞於公僅再奉顏色退而竊唯



公博大長者於所聞當不爽而會公得代郡人徐禮部某感公知謂不佞當有言以贈公入臺屬

天子方日新於治諸公卿大夫修羔羊之操公所以廣大其志意為縣官培元氣惜人才開鴻昌懋明之業者功寧僅三吳已哉

送州佐蕭公遷守蘄州序

前蕭公為浮梁時則以爽介便吏治稱賢令矣而會旁郡大貴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竟坐中之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舉人者例以傳舍其官而故帑尺一吾為吾計快耳豈天子所

與共尉撫元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職賊曹率身先吏民益飭習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扶其惰又以間布耳目行鈎鉅摘赤黑丸於掌中發之盜大惴恐無所容迸他邑去蕭公時時言邑子踐更者三五而代吾乃竟歲為官踐更也雖然吾得羔治他邑盜易易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治盜橫甚蕭公怒謂若虎而冠日耽耽攫人都市中何用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稱臧孫氏言哉蕭公乃數從上官白發帥狀竟坐免於是州人大喜願蕭公當為守會州闕守蕭公則攝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郡邑之難所以用



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不盡見其才是  
為長吏掩佐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之即或以佐  
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者吾為之  
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使民有  
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人有所為而不  
便於民而吾固持之是上代我受毀則難有所便於  
民上未及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譽則難吾務於  
民好而時於法有所操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  
難吾無所操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  
好則難事有所當豫而未豫之卒然而無以應則難

吾豫之幸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子將何以教  
我王子曰守難蕭公哉即以浮梁令治治之民無不  
浮梁應也且難守者則未有難守者也蕭公曰善視  
事三日下教勅諸曹吏謹守舍毋輕出為所欲為吾  
以某日悉汝某事罪當死為日待汝期耳勅隸卒毋  
下溷吾鄉民民能自來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  
間居間吾重困汝勅賊曹卒乃公在不憂盜汝毋重  
為盜於鄉也蕭公不下堂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  
治屬島寇至嘯於海臺使者僅以一帑符下諸所規  
調兵食皆以諉蕭公蕭公故豫之第言某所伏餽可



餉其所伏金帛可犒以倉卒辦故事民當立睥睨間  
蕭公姑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胥後令夫敵未至而先  
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比寇退當  
事大臣計築城海上宿一叅將兵太倉民受役偏且  
直弗及蕭公上書大臣曰夫築城者業保障四郡也  
夫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歲  
荒見食無半菽棄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  
得升斗之美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恚切責蕭公以  
代受譽然竟無以奪之役稍稍寬半得直矣蕭公攝  
守久民且以為真亡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

以治辦聞而吏部臣亦自賢之擢蘄州守蕭公復過  
王子而語曰不穀日虞簡書之及以為遷吏羞乃今  
幸免出治蘄矣子卒何以教我王子曰異哉蕭公之  
所虞難者時及焉然蕭公益亨無害也夫以道而用  
才以實而御虛則何所不可今夫蘄故楚之嚴郡也  
傳雖稱其俗躁強然猶淳龐近古秀民彬彬喜學有  
鄒魯遺風詞訟五不能當吳之一賦稅職貢十不能  
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復難  
蘄為夫蕭公號精悍勤事所操切間用權術至居恒  
依義節饒給議論工文章時或取逢掖士延禮之彬



彬儒者矣世所稱說儒士類多沾沾自好是古而非  
今濶踈事情視蕭公治不大逕庭哉蕭公行王子之  
鄉薦紳大夫以王子雅知公俾叙其言以別

贈大中丞武昌熊公撫廣東序

隆慶二年夏四月 天子用太宰楊公等言以浙江  
右布政使武昌熊公為右僉都御史治左廣兵熊公  
蓋未之浙江任云前是倭事起東南萬餘里城大小  
以百千計無不中倭者倭最先吳則先弭稍次越則  
次弭又稍後閩則後弭最後左廣則最後亂未弭蓋  
廣多山峒徃與吏民犬牙而居諸海舶亡命者陰結  
之為內主而海所際西南夷占城交趾暹羅佛郎機  
大國以十數為外主緩之則諸舶散而蠶食我迫之  
則結而與我鬪不勝而更迫之陸則陸走峒迫之水  
則水走諸國其聚若蜂其猛若鱗出沒若風雨雖素  
稱老將曉兵事者角之智勇皆竭而靡一時用事大  
臣笑以為不更張之則不調於是析兩廣總督文武  
將軍成而又益以右廣俞將軍大猷又留故湯將軍  
克寬俾佐俞公三將軍皆一時錚錚偉出者也則又  
笑以為督臣拆而為撫其勢稍亞勢亞而智又均則



無能以精神伎力聯三將軍而為一而成遲臂使指之權於是不得不舍其舊而用熊公熊公者故吳治兵使也自公為州大夫稍遷吾郡丞進治吳四郡兵為僉為副於憲首尾倭事者十餘年蓋倭亂弭而公始去揚都督尚英亟為某言不穀茲欲賀熊公夫所欲為熊公賀者賀熊公晚而始獲遇天下之大難以難窘熊公而盡出其才賀國家能用熊公賀左廣自是有天夫不穀少而以裨將事熊公又辱收為僚嘗竊習公朗爽愷易平居恂恂不出口遇大事霆決斧斷治務鉅體不苛細而其任人即几履必稱任盛夏出兵士若負霜雪而片言之拊循冬則挾纊徃南沙之役當事者不勝躁以其軍啖倭熊公持重力爭得不敗凡公所決策小笑則小勝大笑則大勝後先獲首虜數百千而不自言功且郭將軍者嘗以別部從熊公固習公矣夫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以熊公之賢挾郭將軍又益之以二將軍左提而右挈之知其無難寇也某乃言曰固也子無難廣然獨不聞之書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慮乎三苗夫左廣在漢時固尉它地也尉它王南粵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漢呂嘉相王三代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王其曠悍猛銳



礪爪距張頭目足以扼漢於陽山之嶺而漢以路衛尉楊主爵一旅之師不待巴蜀罪人夜郎兵下特柯而所抵朽拉爪分其社而郡縣之且更數世而惕息莫敢首事今左廣以二百年版圖之人民當天下全盛而蝟發莫能治諸老將至智勇俱困何也漢得人而易也今天子赫然用熊公公其人矣子無以為熊公賀為天子賀可也楊君曰善某乃又言曰子習熊公乎哉不知熊公之習子也甚寧舍子也楊君憮然有問曰唯唯否否夫左廣而靡熊公不穀何所藉手左廣而熊公公優為之矣無所藉不穀矣

送孝豐吳公之蘇倅序

隆慶之二年冬孝豐吳公貳吾州僅七月而遷吾郡倅前是吳公為建寧司理超焯以高第旌入郎儀部諸儀部郎稱多才名士顧獨推吳公而會有所嫌忤前御史大夫前御史大夫為言之吏部中以事下遷為吾州貳吳公至屬關守吳公遂攝守吳公日晏坐堂皇召諸吏以某事某事次第受署即無敢論有所下上或稍緩其急者而急其緩者冀因緣為姦吳公至則發擿之吳公扶吏不過十然一左顧輒屏退惴惴無人色其聽訟不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去即被



吳公法欣然曰吾故不敢以倖望吳公庶幾公寬之耳州當歲定賦吳公攝守不三月為定三歲賦曰疇寬畝而瘠疇減畝而腴疇商而實橐疇匿稅貴豪吾能司知之毋擾擾昏夜居間令乃公借行法也吳公間為具召諸公飲諸公亦以次第奉斗酒日治飲相得懽甚當張飲時人人意益舒若不知邦大夫既罷酒輒戒其子弟戚黨曰吳公待我厚何以當之若曹幸為我守吳公法使我得終事吳公何若吳公以嚴愛諸公故益得吏民情時有所按舍出意外中豪家數十百里人若一吳公臨之強飾自勵為善後吳公雖佐守不在攝而州大治公既遷臺使者大脩治水利意欲以屬吳公不敢言吳公慨然曰臺使者重勞我我安能為吏民愛旬日筋骨乃出舍河上第令一胥號諸鄉三老曰公在河公在河三老則大驚先其子弟奉畚鍤雲集窮旦夕事事曰公為我治水得望歲共縣官賦安敢久勞公不旬日告竣於是吳公當之倖任而諸公嘗從吳公游者前為祖顧謂不倖習公兄中丞先生又最游于公當有言不倖蓋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銳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



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穎川彼其敦本節嗇興教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宣帝尊寵不及京兆班氏傳循吏首二公雖未盡倣經術亦庶幾合之吾吳俗剽輕多詐以繁麗爭雄長太守蔡公力欲勝之於道而患寡與合者往吳公佐吾州蔡公不以屬吏視公日相與談甚適今吳公晉而佐郡獲從蔡公共笑一堂之上所以回易觀聽而成吾郡於仁讓者寧有涯哉不佞竊從諸公竢下風若倅務公固百優之無所藉不佞言矣中丞公字峻伯與公之先王父茗源公俱嘉靖中循吏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上為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

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巡撫都御史谷公為言莫某誠賢顧病不任劇唯

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於格宜遷詔復下吏部復持之曰莫某誠病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



以歸狗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  
其具狀聞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請徑歸而公之  
鄉人宦於浙者俱來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  
退者哉當嘉靖中 上留意文采夸飾治道而公用  
推為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  
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貴公一  
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於牢搔閭寂之鄉二十年  
而中不動一旦 天子采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  
三載而屢長外藩蓋步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  
若脫屣而究於嚮所謂牢搔閭寂者也則誠安之矣  
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唯唯  
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  
先帝輕於舍而重於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故  
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

今皇帝輕於用而重於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  
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  
莫公曰惡是何言也人主為天下而用才人臣為人  
主而以才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  
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者分也非  
有所前主也日吾之得請於



先帝也屬太夫人老而貴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偕  
竊以為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  
未女曰以奉太夫人里胥號吾門而呼吾役而如弗  
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為快而達者以為固而如弗  
聞也者臺使部吏剡交馳於朝以薦而如弗聞也者  
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固以天年終而吾奉

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齷齪無所効為念而安敢治  
其私且夫人臣既以棄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

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取焉不佞謝失言更兩  
月而視莫公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嚮語

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旦夕已而旦夕有

專職 天子之祿不以共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

口計祿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

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於谷公也不佞實

將辭焉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為人臣子

者也鄉之人廼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

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迫召公公能遂晏然

已哉

贈山西按察副使京山李公遷浙江左叅政序

當



先帝朝余與京山李公後先守尚書郎也而李公出  
按察食事於浙島寇暴從浙起剽郡邑甚勁李公當  
行部而馭者難之李公顧叱曰前而難我也耶我固  
非我有也時上幸臣文華來視師所掎擊勢更勁  
於寇左右謀以李公當自為計者李公復叱曰爾且  
復難我也丈夫顧義何如耳死敵死權庸異乎李公  
所不能視餐者若而旰所自甲而達戍治書獄睫不  
交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蓋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  
寒暑所拮据於旰宵而寒暑者若而年斤斤焉繕儲  
胥習擊技稽軍實鬻官弊祛貪瘼其大要為浙士民

請一旦之命於天子即步武利害弗恤也李公所  
覩浙士民而不覩寇所覩天子之職與德意而不  
覩天子之幸臣然所謂寇者則已攝公稍解去而  
卒不能勝其幸臣至坐飛語不稱當調父老子弟相  
率而環公以請者數千萬人枳車足不得發曰公柰  
何舍我李公霍然而悟曰去之吾獲我我乃者復吾  
親有也蓋公父大夫公田居亡恙也當李公之歸省  
也日飭治髓旨侍大夫公間則從故侍御王時育游  
甚歡侍御者故嘗論紕權相嵩忤旨貶人或謂李公  
是權相方與幸臣比周而盡上公不憂跡耶公笑不



顧游益歡居七年幸臣敗中外爭推轂李公賢以為  
用之晚而公殊無意出大夫公謂李公吾食肉躍馬  
如少壯時若生而詛我以老耶且不以時榮貴我而  
狗匹夫之小孝胡冀為李公不獲已而從太宰銓得  
僉事山東已叅議河南已又憲副山西也李公官日  
益高又獲以河南封大夫公賜金紫而公之子維禎  
成進士讀中秘書矣會予起田間繇浙左叅稍遷長  
山西憲與李公相勞苦往事久之戲謂公曰居久無  
意浙耶不佞之有事浙其及公父老可半在壯者或  
老矣而德公如一日公謝曰有之不毅之以浙為媿  
也而勤士民思不毅則何敢忘居無何予移疾歸里  
歸之二月而李公遷浙左叅實予故官也公當行屬  
其僚袁公革曰是必需王子言以行袁公走使四千  
里謂王子強為我言夫李公之所惓惓不釋余者豈  
以余嘗一居李公官熟浙事耶不佞即熟浙事何所  
加李公即不佞旦夕思一二有所獻李公且笑以嘗  
優為之雖然亦猶有請也夫和緩之治一人脉可無  
再診矣一疾而更一診者其所受與所理後先異也  
公之浙去公十五歲餘吾乃者窺其民不虞寇而虞  
縣官之煩賦與豪右之侵蕪不虞寇則其武備日益







巴蜀鄧公以治郡第一奉 璽書來飭兵備鄧公職  
廉察綱紀文武大吏祗四郡一州十八邑之赤子而  
乳哺之然其大指要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  
朘為急所規畫建白井如也俄而鄧公用故節移監  
閩師王公蓋過余而歎息曰天幸畀我公為吳民主  
不穀庶幾觀厥成焉柰何復奪之去而使不穀踽踽  
涼涼也余謝不敏則曰固也為谷公言之矣夫居平  
而擇 天子腹心膏腴之地則江以南重臨難而思  
用武之地所以扼寇吭則閩重曩時廟廊之議以居  
平而重江以南借鄧公來一旦回慮迂顧思折衝於  
廣粵之交而隱然長城上游者是安能舍鄧公哉蓋  
余竊窺公所規畫建白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  
貪朘不踰時而井如也又夷然而不動聲色夫鄧公  
固無難江以南矣於閩乎何有即閩得鄧公鼓舞甲  
冑之色而奪島寇膽寇惕息自匿不暇安能陸梁於  
風濤埃烟間由浙而西江以南獲高枕者靡非鄧公  
遙障力也鄧公行王公介予言為贈公行矣有如  
人主竟重閩鄧公奏三至之捷而拜大中丞如谷公  
者王公亦且秉斧鉞而從公後哉

又



按察副使巴蜀鄧公以湖廣節奉 璽書來治吾吳

中四郡軍事公至則躬按行海戍以時延見文武吏

士訪問利害便苦甚暫為七事上幕府大要欲兵損

而足於戰賦損而足於餉列將損而足於控守地損

而足於要前上事或報可或否竟之無以奪公而公

所最銳行者覈民荒地予稍近有力者免其稅使就

佃俟其熟而稍徵之業已就緒鄧公不為嚴聲色以

厲其屬不為浮吏詞以取悅而所屬即墨舞文吏上

豪見之盛夏若負霜雪庶醇吏民就之如勁寒而暴

春陽遠邇翕然謂公居職自稱即數十年賢大夫亡

踰者而一旦用福建節去監其軍報至邑之士民與

野之父老子弟狂走叫呼失次曰 天子畀吾吳鄧

公將以大造吳而公柰何輕去我則又內自疑曰

天子遽遷公才之耶即才公何以不右公秩也且閩

與吳孰重吾吳四郡穀粟金帛之賦日夜灌輸於京

師而不已吳賦十之閩賦一之縣官所悉也柰何輕

去鄧公於我則又疑曰徃者縣官采給事御史言下

久任令前使湯公當遷者數特加中二千石秩仍領

事又三歲而後遷今鄧公不數月而遽移何湯公之

久而鄧公之速也夫為令而自格之何也相與聚而



質諸薦紳先生薦紳先生曰唯唯否否子之所以疑固也然縣官寔才鄧公而急閩且子不見夫和扁之於疾乎諸以疾來請者曰腹心曰手足均受疾也則藥必先腹心而後手足切脉按氣得疾之源乃不在腹心而在手足也則亦先手足急在重則先重急在輕則先輕故夫緩急之勢出而重輕易今閩誠手足也然以其赤子之地當烏寇衝赤白之囊日夜上急尚書至捐宅省之賦以予其卒朝奏功而夕報封賞絡繹道路也吳自壬戌而後靡星昧之燧以干疆塲吏天子固高枕而受大江以南之計夫安得不急閩謂吳安湯公也者則徐之謂閩需鄧公也者則速之且也鄧公之不遂右秩以資乎固將有待也夫劑緩急之勢持資審望類能而使人者縣官之微馭也事不避難鞠躬盡瘁者王臣蹇蹇之節也於是諸父老子弟聽然而釋竟愀然而不懌也曰辨矣子大夫之言然吾儕終不忍舍公諸薦紳乃授其言王子使叙而為公贈王子曰讀鄧公所規畫諸策豈唯吳足治哉固恢乎其無難閩也前吾友汪伯玉之監閩師耿子衡之以故秩移上谷也不旋踵而建中丞之壽於其地余為閩賀得鄧公且為公賀得閩矣



送大梁王公汝平入副客部郎序

始王公令崑山甫浹歲而有所不悅於當道也吏民則相率狂走而請太宰格其章不下矣王公滿三載最當遷為京朝官吏民則前驚曰公得無舍我去乎或謂前太宰王公於王國有連不虞宗正條耶太宰以公之宜崑山也超拜常郡丞用五品章服仍故邑居二歲許邑益治而所連王國事亦竟白宗伯夕以事白請報可而今太宰詰晨以除自上王公遂得副禮部主客郎郎丞美除也主客郎又郎美除也其吏民且喜而驚曰吾邑遠縣官所三千里外乃能悉我公治狀而驟遷之國有人哉雖然公其舍我去矣吾不能重留公以為吾父老憂柰何不佞竊嘗聞之諸公云吾邑地故上饒自有倭讐稍稍稱瘠王公來而民之亡歲者一大水者二然其人不流徙獲以其暇治溝圩亡何而瘠者腴矣去公之前售田者不滿五鐸今而上直二金取下亦一金且倍鐸贖矣長賦者以歲數率破家當王公來而賦長完所部從妻兒社飲黠者或有奇羨夫里役訑訑步入邑受約束畢罷輒謝去曰吾亡所庸若也當日直行牛酒饗過客曰吾不能以吾民饗過客且止矣梗陽大夫之獄不能



決者以屬公片言而剖曰去之母復溷獄吏為吏杜  
邑舍聽受爰書手無所上下矣胥隸之疇曩鮮衣而  
盛氣叫號於鄉者衣懸鶉且鵠形矣王公以間過從  
搢紳先生則靡不歡然奏情也公亦故自弛曰柰何  
以酒間禮苛責豪長者乎然至薦紳先生居恒相勅  
即王公過幸我不可以燕見而居間有所解公一變  
色我輩安所容既而又相慶謂異時中丞御史爭構  
會吏民令相告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獨不能犯王  
公界囂訟之徒毋論中丞御史所指屬公探得其主  
名大杖杖之立解今雲間去吾邑不百里而近士大  
夫能復具衣冠坐令舍歸與妻子食新稻飽乎吾安  
得嘗事王公也夫王公有德於士大夫吏民若此即  
遷去安能舍公吾邑遠縣官三千里所悉公治狀而  
驟遷之日吳闕守則胡不移丞為吳守以徧惠七邑  
也不佞獨曰然歟否否夫類能而器使官人者職也  
文學政事偏至而偏用之燕至而燕用之此所謂類  
能器使者也說者謂漢文時天下幾於刑措號稱極  
治而病於謙讓禮樂以為有君無臣蓋河南守吳公  
治行第一而其客賈生用才舉數千上以正朔服色  
之事而不盡行吳公不文而賈生不試吏則燕至之



弇州山人續集卷之五十八  
器鮮也且而欲以一邑之政盡王公乎而不聞大梁  
有李獻吉高子業者王公繼之其文聲隆隆起矣太  
宰以政事留王公而以文學召之此其所屬於公深  
也宗伯諸曹職禮樂而公郎主客主客典治四夷朝  
饗之事今五單于解辯請正朔南越授首要荒之外  
梯航重譯而來貢者不可指數太宰方進燕上相王  
公所旦夕叅佐以興禮樂之治者其効寧獨一邑而  
已哉王公行不佞與從父老攀卧之後故次其言以  
為之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八



